

乡间七夕惹情思

立秋过后,暑气渐消,秋虫呢喃,新凉怡人。时序七夕,乡村和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庄稼成熟的气息、流淌着人间真情的味道。故园水乡,以碧水为笺,以星河为墨,书写着七夕最朴素的浪漫。

传说相会前,织女要梳妆打扮、涂脂抹粉,致满天飘香,所以这天又叫“香日”。因为贴上了“中国情人节”的标签,寄予了多少浪漫而美好的底蕴,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情愫。

人们在七夕之夜仰望银河拜祭,不但期盼爱情幸福美满,更祈祷能有像织女那样灵巧的双手,纷纷向她乞求智慧、巧意。常记乡村儿时的七夕节,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,徐徐展开,充满着欢乐和向往。

乡村秋夜,清澄月光下,几个小姑娘痴痴傻傻地拿一张席子静卧葡萄架下,只等夜深人静时,偷听那对神仙眷侣的缠绵情话。

每到七夕时节,母亲总会将四方小院打扫干净。我们全家坐在葡萄架下,母亲拿来五彩丝线,让我们姐妹比赛谁穿得快。院里的梧桐树和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。月光随心所欲地皎洁着,流淌着,热烈奔



放,抚慰人心。

姐妹们就当玩有趣的游戏,母亲却丝毫不敢马虎,还煞有介事地为我们看时间,数数穿了多少根线。比赛穿针,我们都很郑重,谁都不敢懈怠,获胜者还有奖品。我至今不知道穿针乞巧的习俗究竟是怎样的,不过母亲的做

法,锻炼了我们眼疾手快的能力。

有时候,母亲会端来白天做好的“巧果”让我们吃。借着皎洁的月光,我们边品尝美味边聊天,倾听着母亲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凄美传说。

也有老辈人取河中清水,盛于瓷碗,静待星月倒影落入水中,谓之承星乞愿。这份藏于乡野的虔诚,不张扬不热烈,河水一般温润绵长。

我们仰望星空,遥指着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位置,兴奋地谈笑着。牛郎织女的故事虽然老得能倒背如流了,但每年的七夕节总要讲上一遍,常讲常新。在乞巧节这首抒情诗里,一个民族温婉内敛的气质,美好乐观的愿望,勤勉不辍的习惯,浪漫纯真的情愫,都表达了出来。

“神官召集役灵鹊,直渡银河横作桥”。七夕夜,相识相知相爱的人都守望着这一刻的来临,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心中的爱恋,诉说着柔情缱绻。月华如水,星光闪烁,那些缤纷了流年的旖旎传说以及古老习俗,唤醒深藏于心的浪漫情思,让爱与真情永驻心间。

沈顺英

遥看牛郎织女星

儿时,我趴在青石板上数蚂蚁时,外婆正用粗陶瓮盛井水。木瓢撞击水面的声响惊飞了石榴树上的麻雀,水珠溅在青砖缝里,洒出一小片深色的晕。“今晚银河要铺得最宽,”外婆往碗里放了颗糖,“牛郎织女踩着星子相会,不小心碰掉的金粉,就落进咱们的井里啦。”

十六岁那年的七夕,我在县城读高中。晚自习的铃声响过,后桌的男生突然塞来张纸条:“教学楼顶能看见银河,要不要去?”字迹歪歪扭扭,末尾还画了颗星星。我心猛地撞了下桌板,指尖捏着纸条发颤。

我们爬上顶楼,晚风卷着白玉兰的香气漫过来。他指着横贯夜空的光带,说那是喜鹊搭的桥。我笑他连地理课都没好好听,却忍不住跟着他数星星。风儿带着热气,吹起他洗得发白的领口,也吹乱我别在发间的塑料发卡。

后来,他去北方读大学,我留在家乡小城。每年七夕,他总会寄来明信片。有时是印着星空的邮票,有时是随手画的简笔画——两个小人儿坐在屋顶上,头顶画着星群。

去年七夕,我带孩子回老家。夜色渐浓,孩子枕着我的腿数星星,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我看着他的睡颜,想起年少时那个顶楼的夜晚,想起远方的他,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爱情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,而是藏在这些琐碎的细节里——是外婆碗里的那颗糖,是少年歪歪扭扭的字迹,是孩子睡梦中的呢喃,是跨越千里的牵挂。

井台上的糖水透着丝丝的甜,混着夏夜的风,拂过脸颊。牛郎织女应该也在这样的风里相会吧,他们不需要太多的言语,只要看着彼此眼里的星光,就知道这份思念从未停歇。就像我和曾经的那个少年、如今成为我丈夫的他,无论相隔多远,只要抬头看见同一片星空,就知道彼此的心里装着对方。

夜深了,我望着天上的牛郎织女星,突然明白,所谓永恒,不过是一代又一代人,在七夕的夜里,讲述着同样的故事,怀揣着同样的温柔。而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与牵挂,就像这天上的星星永远都在。

汪丽红

七夕的风景

李芳敏

仰望夜空
银河潺潺
千年故事跌宕
一个背影远去
诺言如星
闪烁的笑
平仄春暖花开的诗句
月圆月缺
秦汉的炊烟与宋元的山歌
都在夜晚的梦里
悄悄等你
紫鹊飞来
银河溅起一簇秘密
春天的那些伏笔
此刻,解码泪珠的悬念
影子瘦了,七月的星光
格外灿烂
花开的誓言
成为七夕
一道最美的风景

天上人间话“七夕”

在古时,“七夕”不只是一个狭义的情爱。《西京杂记》记载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,人俱习之”。那时的七夕,多为乞巧。女子登上穿针楼,映着月色穿针,谁的锦线最早穿过七孔针,谁就先得了巧,故七夕又称女儿节。在远古的农耕时代,男耕女织,针黹女红为女子第一要务,哪位女子不期盼有天上织女一般的巧手呢?

除了乞巧,古时的七夕,还有晒衣、晒书之习俗。东汉的崔寔所著的《四民月令》中写道“七月七日,曝经书及衣裳,不蠹。”传说七月初七这天阳光最盛,龙王爷都要晒鳞。晒衣晒书,可驱虫除秽。关于七夕曝晒,还有两则有趣的故事呢。东晋名士郝隆,邻居是有钱人家,七夕这天晒衣物,满院子绫罗绸缎。郝隆则晒书,邻居好奇询问,郝隆坦然回答:“我晒书,腹有诗书,晾晒本无错。”最早的乐器创始人阮咸是西

晋“竹林七贤”之一,他所居住的村庄,路北的阮姓人家皆是富户,路南的阮姓人家都很贫穷。七夕到了那天,富户纷纷晒罗衣,家家流光溢彩。而阮咸家贫,庭院内则用竹竿晒了众多粗布内衣。邻人觉得奇怪,阮咸坦然回应道,你们富人晒富,难道我阮咸不能晒穷吗?真可谓晒得随心所欲,甚有趣。

从远古的先秦一直到二十一世纪,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七夕这天写下了很多或热烈、或哀怨、或怀念、或感叹、或激动的诗篇。而在七夕所有的诗词中,最著名的当数宋·秦观的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:“纤云弄巧,飞星传恨,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,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
汪志